美術百科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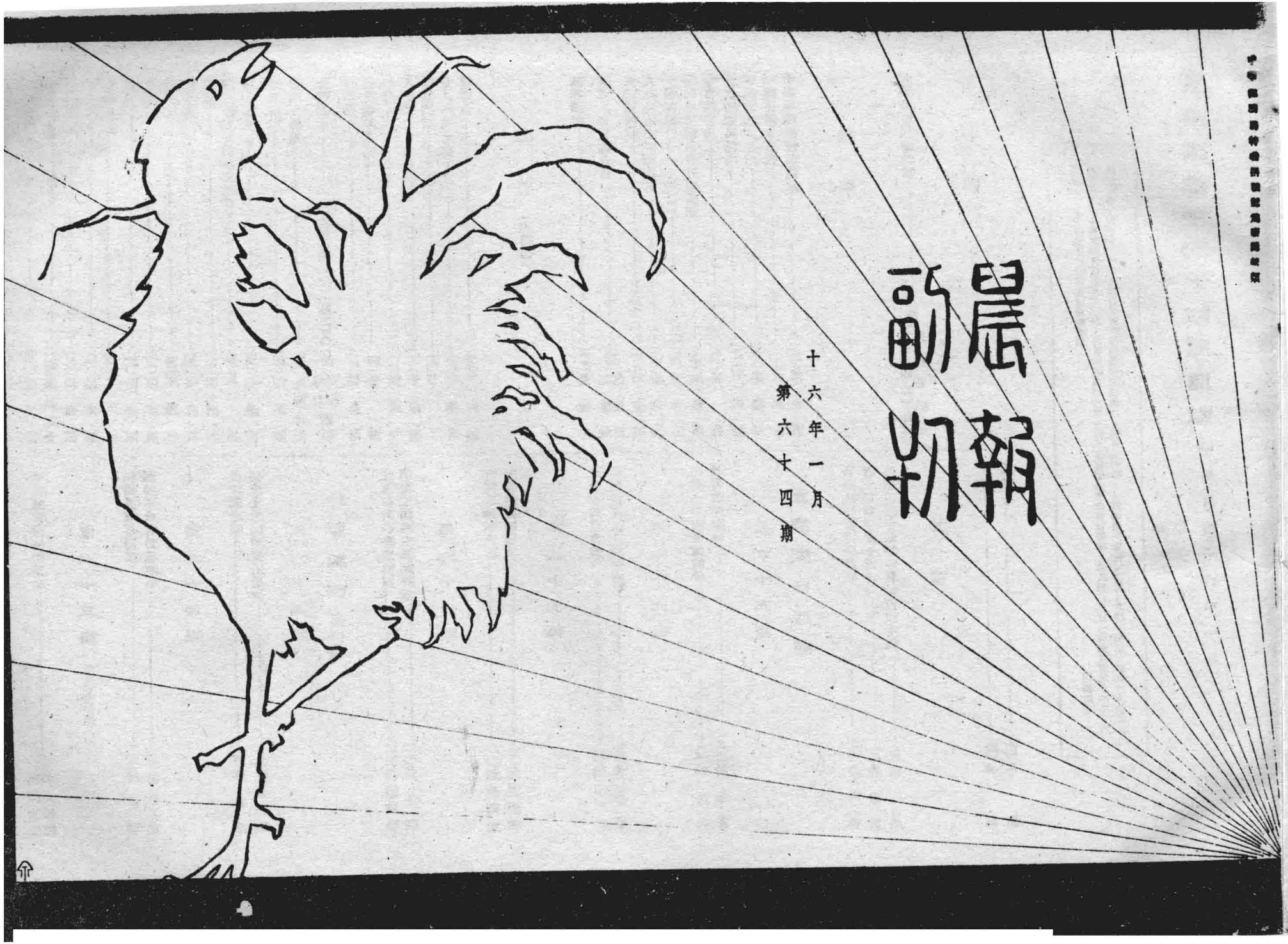
台灣區出版文獻推廣委員會中心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月

晨報副鐫

103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晨副刊
十六年一月
第六十四期

晨報副鐫第六十四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

本刊，從十四年十月一日起改訂今式，以期閱讀發訂簡便。總目錄內容，分為課演，譯述，論著，文藝，詩歌，雜纂等，雜論由廖君主編。又國際週刊由潤泉君主編，社會週刊由馳己君主編，家庭週刊由鶴育君主編。以上三種週刊俟次附在學術，不另分門別類。以上各篇題下均載明頁數以便翻閱。

學術部啓

講演

美國教育之總批評——(四五)朱君毅講演 宮璧成李錫年合記

論著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一)熊佛西
中國美術家底責任——(五)許地山
評梅專二次公演——(九)(二七)張嘉鋌
智力測驗與科舉——(一一)歐陽闌
教育與自由——(一三)(二〇)(三三)菊農
測驗中年齡遺傳貧富問題——(一七)張耀翔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續)——(二一)(二五)梁啓超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一九)梁漱冥
責仲則的詩——(四一)(四七)(四九)淦克超
關於「教育與自由」——(五三)梁漱冥 附菊農
純客觀法——(五七)張耀年

文藝（附譯述）

落花夢——(二)(四七)于賡虞
女人的魔鬼(譯)——(二)許晴青
煙館門口——(六)C Y
人散了——(一〇)于賡虞
妹妹——(一〇)(一六)潘振武
衛海濱故人——(一四)波微
中秋節——(一七)胡也頻
文藝雜想——(一九)(二四)(三八)(五六)(四四)(四八)(五六)步秋士 盧隱女士同譯
寄燕北諸故人——(二三)盧隱女士
沅江夜渡——(二七)胡也頻
五十塊錢——(二〇)徐霞村
她，第三次的第三個妻子——(三一)長虹
重圍——(三四)閔國新
科學是迷信麼？——(三七)菊農譯
紅被——(三九)李鏡吾
薔薇——(四三)胡也頻
悲——(四七)胡也頻
寫給弟弟——(五〇)葵華
們——(五一)胡也頻
金甲蟲——(五二)桐葉譯
我門的房東——(四四)盧隱女士
一個小家庭——(五八)婆先艾

臨行——(六〇)晶清
別宴——(六〇)評梅

雜纂

與適之先生論幹涉及新自由主義——(三)伯山
讀「盧梭論女子教育」——(八)孫東侯
介紹杜蘭著哲學故事——(三五)張耀年

國際週刊目錄

第六十五號

外僑權利問題——(一)陳治安
浩斯上佐的回顧錄(十三)——(四)殼似譯

第六十六號

危機當前之大英帝國——(五)明泉譯
所謂卜次且會議——(六)陳石孚譯

第六十七號

俄羅斯與印度之關係——(九)楊汝梅譯
我國之國際貿易——(一一)歐陽國傑

第六十八號

印度之國家主義與選舉——(一三)汝梅譯
大正時代外交之廻顧——(一五)湯逸鶴譯

社會週刊目錄

第六十三號

歷史上之同盟罷工運動——(一)戴景雲譯
先天觀念論——(三)莊秋水

第六十四號

國家革命和世界革命——(五)鄒伯文譯
德國勞動法制論——(六)鶴逸譯

第六十五號 平民教育特刊(七)

平民教育運動的使命——(九)湯茂如講 周德之記

平民教育概論——(二)羅瑞

家庭週刊目錄

第六十號

「性」的壓迫與解放……(一)陳東原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豫防法(一)……(三)刁文運
給鴿鳳雨表……(三)(平)
長生水……(四)秋茶譯
文明又錄(二九)……(四)綺青

第六十一號

兒童之智力訓練(一)……(五)增瑞譯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豫防法(二)……(六)刁文運
難看的小鴨子(一)……(七)秋茶譯
文明奴隸(三〇)……(八)綺青

第六十二號

兒童之智力訓練(二)……(九)增瑞譯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豫防法(三)……(10)刁文運
萬知博士……(一一)C
飲品製法全譜(八)……(一二)蟲丹譯
難看的小鴨子(二)……(一二)秋茶譯
文明奴隸(三一)……(一三)綺青

第六十三號

兒童之神經訓練……(一三)增瑞譯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豫防法(四)……(一四)刁文運
飲品製法全譜(九)……(一四)蟲舟譯
聰明的馬加麗……(一五)C
新用器畫……(一五)凱
難看的小鴨子(三)……(一六)秋茶譯
文明奴隸(三二)……(一六)綺青

晨報社發行部發行

愛的成年……一冊四角
杜威五大講演……二冊一元二角
小說第一集……一冊五角
小說第二集……一冊六角
愛美的戲劇……一冊三角五分
心理與生命……一冊四角
遊記第一集……一冊六角
自己的園地……一冊四角
智慧測量……一冊七角
戴東原二百年紀念論文集……一冊六角
林肯……一冊三角
交獄……一冊四角五分
道義之地……一冊二角
義賊畢加……一冊三角
人世的孝道……一冊三角
闊人的窟生活……一冊三角
匪……一冊五角
史地新論……一冊七角
與自然……一冊三角
偵探小說遊記第一集……一冊六角
狂……一冊二角
婦女健康……一冊五角
五冊痛史……一冊四角
柏女士演講討論集……一冊六角
說不得……一冊一元二角
銀學……一冊一角三分
羅素社會結構學……一冊一角
新英雄主義……一冊八角
晨報六週年增刊號……一冊一元二角
晨報七週年增刊號……每月一期二元一角五分
晨報正張……每冊三角全年三元
晨報副鐫合訂本……每冊三角全年三元外埠每冊寄費三分

外埠另先郵費照書價加一計算不通滙兌地方可用一分四分郵票代價九五折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晨報副鐫

第二五〇二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六日　星期四

目錄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　熊佛西
落花夢（兩首）　于庭燕
女人的魔鬼（續）　許晴齊
與適之先生論幹涉及新自由主義　伯山

書品目錄

法國文學史　六角五分
實驗的文學小說史　三角五分
國風樂選　四角
熱雨天的窗　八角

彭學沛著，代徵處：晨報社，北大出版部，東安市場佩文齋，勸業場。

雪萊詩）本刊不零售全年連郵費四角二分可用郵票代付訂者寄函北京清華學校與我直接接洽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

熊佛西

新劇運動在中國已經十多年了。它的小史，嚴格的說起來，可以分作三個時期：一曰文明戲時代，二曰愛美的戲劇時代，三曰藝專時代。要預中國戲劇的將來，不可不先知道它的過去。

文明戲原非國貨，是在清末民初一般留日學生從日本帶來的。日本大概又是從西洋戲劇裡偷來的變象。剛入中國因爲是原裝貨，頗爲一般人氏所歡迎，蓋扮演者多半係有志之士，其目的在移風易俗，改良社會。他們的方法是靠一張幕表化裝演說與取笑，與意大利的Comedy on mask相彷彿。這種文明戲實在不能算是戲，不過他們當時的目的很正大，精神亦很團結，所以不上幾年這種非戲劇的文明戲就遍佈京津滬漢各大商埠。各校的學生對之亦有相當的迷信。可惜不久爲流氓拆白者所利用，正如現在的國產電影一般，文明戲就此一落萬丈爲社會所不齒了。於是有愛美的戲劇出現。

「愛美」即Amateur的意思。不靠戲劇吃飯而愛戲劇者，謂之愛美的戲劇家。參與這種戲劇者多半爲學生，所有的表演亦多在各學校內舉行。他們演劇的目的在籌措募款，他們的動機在「過戲癮」，他們的方法，從文明戲的眼光看來，確是進步。因其他們有了固定的劇本，所以不至像文明戲那樣隨台去胡扯。可惜他們的劇本大都是「故事式的對話」，很少很少是「有劇」的劇本。我自己爲他們編過這類的劇，所以才敢這樣批評。

因爲他們不靠戲劇吃飯，所以對於它是一種開玩笑的態度，——我自己在初愛戲劇的時候亦是如此——因之一般愛戲劇藝術者亦漸漸不滿意了，由是所謂「藝專的戲劇」出世矣。

我把藝專的戲劇代表十餘年來中國新劇運動最後的一個時期，也許有人要罵我過於武斷。藝專的戲劇系是本國這就戲劇人材惟一的機關，這總可以說吧？它的生命還不到一年。過去的成績如何，將來的結果怎樣，我們暫且不管，不過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戲劇系有兩點很可使我們注意：第一他們對於戲劇的態度與已往的團體不同。他們是把戲劇當看藝術之一，否則亦很難在藝專佔一席；他們把戲劇當看戲劇看待，否則他們與文明戲與愛美的戲劇者又有何分別？在該校戲劇表用功的學生大都與戲劇訂有「生死約」。有幾個吃了午飯——早飯當然是免了——還不知晚飯在那兒的同學，雖然他們的環境是如此迫人，還是百折不回的要研究戲！這種精神是何等的可貴！像這樣冷冰冰的冬夜，風如刀的晚上，又沒有人強迫他們，他們自己還要跑到學校來自習，這是何等的熱心！我說這些話似乎很帶點彩色，可是這是我個人與他們相處半年久想說而未說的幾句心腹話。總之，藝專戲劇系諸君對於戲劇之態度是很足使人注意的，雖然他們的成績與前途的命運這時還談不到。

藝專戲劇系第二件使我們注意的事就是它是一個國立的機關。本來，如今的「國立」算不了什麼，不過於戲劇一道可還有一點「餘威」。大家都知道咱們中國人一向是看不起戲劇，雖然他們亦很歡喜聽曲聽戲。現在這個戲劇系既屬國立，教育部的先生們當然不能像從前一般人那樣說：「忘八「戲子」一吹鼓下」！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在表面上已經承認了戲劇爲藝術之一，應與其他藝術一同重視。

這於戲劇藝術的本身固然沒有多大關係，却是戲劇運動應有的程序。

但是，熱心戲劇的朋友們啊，這個把戲劇當着藝術的戲劇系能否長命至今仍是一個問題。第一我們覺得北京的教育費過於支絀，使我們在設備上與教授上都感到極大的痛苦。圖書圖書沒有，電光電光沒有，舞台舞台沒有，教授教授沒有，叫這些熱心戲劇的同學怎樣上進，請問？學校當局雖然幾次想「設法」，但是，朋友，「巧婦難作無米之炊」阿！

還有一個更難的難題。假定藝專戲劇系的設備都非常完美，學生亦分外用功，那麼他們四年畢業後到那裏去？乾脆說就是他們將來的飯碗問題怎樣解決？他們的興趣發展是否有把握？或者說：只怕他們沒有真本事，有了本事還怕沒有地方用嗎？他們不可以演戲去嗎？對，演劇去，可是在現在的中國他們到何處演劇去？請問國內有那幾個劇場可以容納他們？固然他們不止能演，且能編，導，製，配，凡是戲劇家應有的知識他們都有了，祇要他們有天才又用了四年苦功。但是在如今的中國，何處是他們的用武之地？這是藝專戲劇系的生死關頭！

這是中國戲劇運動的一個大問題！這是我們日夜想索而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

熱心戲劇的同志啊，如能指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麼？

由這個問題使我遐想到中國目前政治

的紛亂。我覺得中國的政治一日不上軌道，中國的戲劇一日難進步。別項事業當然亦是如此。譬如現在有人要辦劇場，在如今的時局之下，恐怕要失敗。為什麼呢？今晚開兵變，明晚開搶案，深更半夜誰敢出門聽戲？再者現在張三亦開窮，李四亦開窮，煤舖裏今天來討賬，米舖裏明日來要錢，在如此的經濟壓迫之下，飯尚沒有喫，豈有閒錢去聽戲？——事實既如此，辦劇場的難不願閉門，門亦會自閉！中國一日不太平，一日不能有好戲看。泰西各國戲劇最盛的時代，正是他們政治大放光明的前後。希臘如此，英法各國以及西班牙亦都是如此。

可是專依政治上軌，而我們自己不努力，戲劇亦不能有結果。所謂名流學者富翁的同情輔助固不可少，倘是你不自助而專望人助，天下豈有如此容易成功的事嗎？想別人來幫忙，你總得自己先下一番力。所以我希望有志於戲劇藝術者趕快團結起來。做點苦功：編劇的編劇，導演的導演，配景色的配景色，調音樂的調音樂，做戲劇學問的做戲劇學問，總之大家同努力，努力了幾年當然會有相當的成績，那時社會無論如何的麻木，我想決不至忽視我們的勞苦，社會既對於我們有了真正的同情，自然會給我們相當的輔助——其實這亦是輔助他們自己。不過我們不可忘記：「努力應從實驗做起！」不但有志於戲劇者應該如此，凡有志於一切學問事業者都應該如此！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的戲劇正在萌芽時代，它的將來如何誰亦不敢說，不過它的命運是以今後的政治及同志如何努力為轉移。雖是它過去的十餘年，亦有線索可追，最顯明的就是西洋戲劇的影響，易卜生，蕭伯納，柴訶夫，王爾德，托爾斯泰都是有力的媒介者。這却不能怪我們自己沒有出息專門搶人牙慧，無論何國在戲劇草創的時候，沒有不受外國影響的。法國德國俄國都是如此，現在的美國亦正在如此。但是我們決不可永遠如此！

一九二六年終，於北京

落花夢（開首）

于賡虞

（一）

夜半醒來靜聽寒窗外落葉之殘韻寂音，偶向遠天遙望天上無飛鳥途中無行人。長夜無歡心往日的恩愛友情已如灰燼，好夢飛落海心沒浮著灰色頭顱之光痕深閨夢裏人死落於我的靈魂痛淚紛紛嗚咽，夫魂時之黑海中又沉沒了一顆珠心從此後我不信有微笑從地獄中之靈魂命運之箭遍身但不向足下的神祇求憫我將如一無知的嬰孩遊遊於山間海濱一手促着逝去的良辰一手美酒與詩文，夜半醒來靜聽寒窗外落葉之殘韻寂音，偶向遠天遙望天上無飛鳥途中無行人。

（二）

荒林間無邊涯的冷霧冥濛著淪落的詩骸，長足之寒風吹起萬頃的楓葉在寒郊之外。蒼茫空廣的宇宙從此破滅了質樸的情懷，你去了，過客世界沒人為你祈禱，淚洒天涯現在靜眠於黃土下的詩體已不追求情愛，情愛是一泓無底之苦水粉飾着美的顏色。我們竹篙舟海上孤吟你自己血色的詩篇，那詩篇即你靈魂的宮殿渲染着夢之歌戀，你寂寞的死去像一朵黃花飄落於長流間，飄去了，即過山峽平原與關海，永永不復還。現在夜正爛，星滿滿，我孤寂的徘徊於幕邊，萬里銀波在寒顏慘淡，彷徨了今後之留戀。

女人的魔鬼（續）

許辭青

下

當葉珩和珊影來到天津時，已經七點多鐘了。

葉珩因為巧施他的計劃，故意延遲了赴補口的津浦車的時刻，所以當晚只得投奔旅店住宿一夜。

當他們住店時所填寫的旅客書，寫明他們是一對新夫婦，因此店主也就沒有詳細盤問他們。

他們住的是二等房間。入門內的左角有個照身鏡，右角有桃洗臺，中間擺着白漆的八仙桌，桌上陳列一對花瓶及一付茶壺茶碗，屋深處有兩張鋼絲洋床對面擺着，彼海都是現成的。統說這房間的陳設雖不甚講究，但還整潔。

吃了晚飯後，葉珩裝做鎮靜的態度，坐在桌旁寫信，令珊影先睡下。

當珊影卸衣時，葉珩不時斜眼偷看她。見到她脫到上身吊胸的裏衣時，露出兩隻手臂來，白嫩嫩的好像鵝頸般的惹人親愛。及脫到褲時，葉珩更可笑，他使盡他鼻覺的銳感去嗅她的脚臭，好像咀嚼什麼香味一般的陶醉。

當她睡下脉時，在葉珩好像一件重的心力壓在他心上一樣。他跳動的心情，使他全體都緊張了。悶塞的氣息使他抽搐一口悠長的聲有短促的呼吸，他簡直寫不下信了，只是在紙上塗抹涂改，糊塗墨道。自己都覺得心思紊亂得不能自主。

他幾度用眼色瞟着珊影，雖一時在她沒有覺到，但終被她窺見，使她侷促不安。她轉轉在床上，心情交怪在羞澀與恐怖的情況中，幻想她處女的多樣的遊魂。實在的，她既又不願多說話，但却又很難渡過在她看來這緊張的時刻。好在這時伙計走入沖茶，還能將這掙扎什沉悶的空氣擺去。

「先生，我們快睡了，還有什麼事使用我們嗎？」伙計問。

「有事再說，沒有叫你，不必再來。」葉珩說。

伙計答應後，便走出房外。葉珩順便將房門鎖鎖上。

「明日什麼時候上火車呀？」珊影問。

「明天——我還想一個朋友去。」

「做什麼？」

「不必管，總有事就是。假若明日那件事沒辦妥，不妨多住一晚，反正我們已經出京，你母親們料意找不到這裡來。」葉珩說時，便將身挨近珊影脉前。

他手按她披散的頭髮，在這時間他要找出前古對於讚美女人頭髮美麗的說話來。

在珊影再要追問他幾時確能動身時，他却先說出話來，帶着邪惡而醜笑的孔面。

「你冷嗎？」

「不。」

「被海太涼，你睡得腰痛吧？」

「不，不。」

「那麼，我們鋪的床舖暖在一起吧。」葉珩的用意漸就的容忍不住，好像要冲開閘板的開水一樣。

「不，不，不。」

「有什麼要緊呢？」他反覆笑起來。

「不，我不。」

「珊妹，我們已經要成夫婦了，則便……我想也……沒有什麼。」

珊影聽來，臉上驟然紅起。這一類話，在處女們看來，算是一生中轉變她們莊嚴的一個關鍵。她在這時候完全失了她的自決的意志，她既沒有勇氣再辯駁他，她一方面還要他顧全些她貞操的面子，她調過臉向裏，全身搖動。就在轉變的剎那間，葆珩趁勢擁住的上身，將身移上牀來，便施展他慣例勾引婦女的調情的手段了。

一夜間，葆珩不時的從自己的牀位走到珊影的牀位，從珊影的又走自己的。

一清早，珊影便起身了，雖然她被葆珩攪了一夜，身上疲乏得嫩動。她用篦梳梳弩少的頭髮，因爲昨夜葆珩替她的散髮來紮住他的腰身。她對着無饒嘲笑自己，昨夜多少意義出入在她此刻的追憶中。

不久，伙計也就倒水進來。於是葆珩也就起來，坐在牀上對着珊影總是輕笑，並用俏皮話來激動她，但她却低下頭來，只是裝作不睬。

「珊妹，知道嗎？昨夜來風吹落了桃花辦辦！」

「作什麼這樣輕薄呢？」珊影有些惱了。

葆珩起身陪罪，但態度總是帶着輕薄樣子。他洗完臉後，直換到午飯吃完了，他說他出去辦事。但他實在的不過到大纏天去兜了幾個圈，故意的又遲延了趕上浦口的火車，一心想再和珊影快樂一晚。所以他回來已經是上燈時候。他對珊影說今夜又不能走的話，她也只得不走，再在這旅店裡過宿一夜。

在半夜兩人歡樂過後，珊影緊追着他明日必須南行，所以生把他供出他這出來，身上只帶着三十元，所以根本上就沒法到上海。珊影聽後，這才明白她受騙了。登時她嗚咽的悲泣她被騙失身，但他既不安慰她，反怪她半夜三更哭啼啼，吵醒人家的夜睡，因而還罵了她幾句「賤骨頭。」雖然也惱了，但她因爲自己名譽攸關，她却不敢聲張的反罵她只低低的，低得只有對面的人或者能從她臉上的表情才能覺出來她罵的是什麼。

「葆珩呀，你眞該死，這樣騙人！」

珊影不知從多少的意義中才擠出來這幾句說話。

「我何嘗騙你，這事你自家也願意的。」强硬的辯駁，終是一個於作騙的口吻。

「誰願意？若不是你騙哄人？」

「無論如何，我以爲，也是我勸你的好話，不要在這半夜三更時候吵鬧，事情鬧大了，自然對於我不利，但對於你又有好處嗎？將來你有什麼臉面去見人呢？」

「還有臉來……」珊影說到末尾的「來」字，喉嚨都哽咽了，哽咽得咬字都不清。她將身撲在牀上哭泣，這樣哭泣只使他增加討厭，決不致使他慣例誘惑的惡念，與以懺悔或同情。

「珊妹，算了吧。」他强裝的笑說：「事情已經做倒這樣，那末我們至少要痛痛快快的再快樂今晚一夜吧。」他强裝的行爲，使他强暴的扯過她的臉來問他，對着她施以强迫的接吻，放蕩出他十足的輕薄，在這弱小的被壓迫者，只是掙扎不過的，終於吃虧了。

在這一夜的吵鬧中，使珊影哭入睡夢，夢哭醒來的悽絕，直待天明時，她還是似在睡醒間哭泣，將兩雙眼睛哭腫得小紅桃般。

就在大家盥口聲昔充滿的清晨時，老劉已從別人打聽出來他們的消息，找到這店來。由伙計引見後，認清得確是珊影小姐及葆珩。就在各個相見的瞠楞的剎那，使珊影從怨憤而驚詫，急轉直下的便又羞赧起來，在葆珩也有相當的奇怪與偏促。

「老劉，你怎會跑到這裡來？」葆珩問。

「我和太太趕到天津來，經過了一天的探聽，今天我才找到這裡來。太太還在佛照樓哪。她預備今天再找不到你們，明天便搭火車趕到上海去會你父親，控告你父親哪。」

老劉說話時，兩眼睜視葆珩，露出極輕視的樣子。當時葆珩確也窘絕得啞口無言，但從他一向抵賴的鄙惡的心理中，驟然又强硬起來，指令老劉即刻走出房門外，不得稍事遲疑。他更以飽拳和老劉示威。

老劉登時付了一笑便走出去了，在他眼裡並沒有把葆珩看在眼，更沒有把他嚇住。

伙計們是多末奇異的，在他們看來一位來客那樣唐突的走來，却又那樣揚長而去。雖然，他們用他們以往的經驗和理想，實在也已猜着了，不過還未能給以實的証實。

經過半點後，才被逼走的老劉帶到一位老太太同來。這老太太就是珊影的母親。他們沒有通知號房，直接的走到二十二號房去。

這時，老劉走進屋來，看着葆珩是多末驕傲，站在他太太的身後，不時的幫助他太太對葆珩說幾句多話。

在老太太的原意，本想見到珊影時痛打她一頓，但當時看到她哭泣得那樣可憐，在她叫聲「母親」，那懺悔與悲憫的聲音，將她母親之心完全柔化了。她跪在她母親前泣訴以往一切的經過，使她母親憐愛她，比較她以前沒犯事前還痛愛。爲了顧全她女兒的名譽，她不顧多和葆珩計較，將風聲擴大了。她對着葆珩含淚的指摘：

「葆珩，你這壞蛋，標榜男女自由交結的新思潮來誘惑女子。本來我想拼了我這條老命和你拼命，在至少的程度上，也要和你到法庭去控告你！但是呵，」珊影的母親的淚如雨下，聲音都哽了，「爲着我女兒的前途計，不忍使人家傳揚我的女兒在你手下蹧蹋，我——我姑且便宜了你，這事算完了。你呀葆珩！」

但是葆珩在旁還笑着，老劉氣憤不過，伸手要將他傷打一頓，但珊影的母親一想到她女兒的名譽要緊，只得把老劉勸住。

她將她女兒攙起，將帶來的包袱舒起，他們主僕三人就這樣銷聲歛跡的便走出店外。

事後，打聽出來葆珩不但有家室，而且還有五歲及三歲的孩子兩個。在他手下受騙而失身的女子，以前使有七個。各個都因爲名譽攸關的緣故，誰都不敢聲張和他計較。他也就是仗着這一點的緣故，便再三的誘惑良家女子，一點顧忌都沒有。

與適之先生論幹亜及新自由主義

伯山

讀胡適之先生的兩封信，而且細細的咀嚼以後，實到許多很可口的東西，但是還有些許不合脾胃的物質，這是非吐不可的，雖然牠們並不像嚼頭的骨骾那樣令人不快。從胡先生的字裡行間，深深的認識了胡先生近來的精神：他是一個勇敢的青年，尤其是他那「有幹」「能幹」的豪氣

書品目錄
整理財政計畫　五角六分
中國稅制問題　一元
蒙古地理　一元二角
貨幣與金融史上的一元二角
惡用電氣化學　一元二角
邏輯　一元二角
思想　三角
臨城刻車案紀事　一元二角
關稅　一元二角
現代名畫集　三角
海棠之夢　四角
大江季刊　一角
民國地理之研究　一元八角
松坡軍中遺墨　一元八角
中國史上之新研究　一元二角
新舊戲曲之研究　七分二分
鏡花緣　二十世紀之母　三角二分
仙子　三角

。誠然，「幹」是中國的起死回生丹，要醫治中華民族萎靡懦弱的老病，不能不打這一針嗎啡，縱然興奮的過火一點，也不大十分要緊。我們雖然走不到先行其言的地步，但無論如何要做到言行必果的程度。胡先生喝給我們這「幹」字，不知別人覺得怎樣，我却把她完全吞下去了。

「幹」是我們的寶貝，但是偕胡先生的幹同時來臨的還有幾個怪物！這是我要把牠們拒在門外的。胡先生雖然不許把她們公然帶來，然而已有帶來牠們的趨勢。胡先生過分的信賴幹，過分的稱讚幹，祇要那幹的熱度不會犧牲身體以至於到不能幹的情狀，我都原度諒的欲佩而無所用其反對。但是胡先生於不據學理不顧事實或不擇方法而幹去的傾向了，我也就不能默爾而息了。

本來胡先生為說明蘇俄的理想與精神，那末我們後者也不應越出範圍。不過一方因為我不大十分明瞭蘇俄對於理想的實施，同時覺得這個論點可以當作通則來說，因此我的話都是為一般而說。又因為胡先生祇是為說蘇俄，表面上並未曾批評，而且也未曾公然主張不據學理的幹；但是從胡先生的敘述引証裡，確實顯明的流露出不據學理不擇方法去幹。為了預防大的流弊，所以對於傾向趨勢等隱潛部份也要駁一駁，這種立論自然是太苛，然而藉以引出我的淺見，總來是胡先生同論者所原諒的吧？

烏托邦理想祇要去幹便可成功，有幹的精神然後才有試驗烏托邦的權利，這是我承認而且應自勉的。但是我們要注意：第一，我們所要實現的烏托邦是為實現理想而不是幻想，而且是根據人類活動推出來的理想。第二，我們不管普遍不普遍，我們祇問是否適於此時此地。第三，所謂方法者是實現理想的步驟，是幹的次序。

我既有上面這三條認識，因此我以為一個幹的人——一個烏托邦理想的實現者，他的理想要有充分學理的根據，而不是不合人類事實的幻想，他要認清是不是合於此時此地，他要採相當的方法，然後才能利益人類。

這裡所說的三個條件，我們可以說是「理性」的，實在可以說是「人」的；因為別種動物不會這樣思考。胡先生提倡幹的精神，而鄙視「學理」的根據，甚至斥「和平方法為孩子氣的話」，我認為非常危險。學理是東西索性冷靜，本與一腔熱血向前幹的人不大相合。然而熱情要無理性控馭，不但如胡先生所說，「世界上的大悲劇還只是感情與成見的權威」，而且可以從人性流到獸性。從此世界上找不出「善美」，而羅曼羅蘭所說的真誠也徒成了空想。於是少數野心的政治家來，「驅人類，教育只作了訓練「狗狗」的方法。「一將成功萬骨枯」，他們是能幹的人，然而人類所受的影響却不堪聞問了！

幹的精神猶如火車頭上的煤炭蒸氣一樣，舍掉牠，火車是不會進行的。但是我們要有完好的機頭與列車，整齊的軌道，然後再酌情形而定開車的時間次數地點，才一直向前進去。這上面既載了多數人的利益，即或壓死兩個寃枉鬼也只怪他們自己命薄。可是你用了不好的機頭，又沒有一定的軌道，只憑熱氣，橫衝直撞，從能力不減定非說來自留牠相當的痕跡，然而却造成了殘忍悲慘的世界！

我的話似乎過甚，但如其你要不顧理性的幹去，那是必然的結果。我不願學似是而非的中庸者或調和派，說些什麼「幹以濟理，理以補幹」的話，我不知什麼是體，什麼是用，我只要一切人們服從理性而幹。我也知道學理充足的烏托邦匯是死理，幹的精神才是活力，一星星的活力比千萬倍的死理強得多；但牠總要為死理去幹。讓理智來塞滿人間，那只成了冰冷陰森的世界，惟有熱情才能充實生活；而且「人生觀不是人死觀」，除非你不想生，你總得賴生動的活力。但你不要忘記，理性是你的諍友。我願與幹的人們互勉，我們要曉得勇士能斬孽孽蕪，強盜也會放火殺人，他們的幹是彼此不同的！我們要的是生動的人們，我們不要毀滅世界的屠鬼；我們要那成亦領袖敗亦領袖的戰士，我們不希罕什麼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惡人。「學理」本來隨時隨地而異，「正義」也早晚市價不同。我不願迂闊的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我也不願說「汝妻則為之」，因為這於已貴心又來賣口的人不大適宜。但是人終是一個「人」，人類終是Rational being，終是進化的動物。所以一個幹的人，他總要為了人類進化，他永久的必須的要為最大多數造最大幸福！

胡先生此次的通信，提到幹的精神，大有「側重向力進行的意志」，好似居采所說的超人有「利用民衆」為自己做事之勢。一個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崇拜者的我，自然免不得要說幾句瞎話。現在且讓我來談胡先生這兩對信的重心——新自由主義罷。

胡先生的新自由主義，我是要舉雙手贊成的，雖然有點不合會場的規矩。胡先生認「二十世紀應該是全民爭得自由的時期」，而否定「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一句話的成立，我不能不佩服胡先生明決。自人權宣言發表以來，世界許多大事，許多悲劇，可以都說是自由這個怪物作祟。至於論到講自由的，自然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動聽，而且也很徹底；不過既有組合的團體，自由終難絕對。一個現成的社會國家，以至已然世界，都不能滿足我們的相當自由，所以自由的獲得，不能用無效的要求，只有「爭」的這一條大路。我覺得不舒服，大家覺得不舒服，到了我們多數人覺得少數人服迫的太厲害了，我們要喘一口氣想痛快的呼吸，於是我們就要起來爭，這是無須同他們說理的，只要我們努力的「站在理上幹」。我覺得一七八九的人權宣言現刻還不曾做到，所以我們要根據「人類生而自由，而且永遠自由，並且權利上平等」。社會階級只能以公善為根據。所有政治集合的目的在於保存人類天然的同不變的權利。這種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同抵抗壓迫。」努力去爭，並要這樣「自由包括不害他人的自由行動」去幹，以達到「全民爭得自由」。

胡先生既選定有學理根據（我認為）的「新自由主義」，而又有熱烈的「幹」的精神，我想將來定有收穫。不過許多人這樣的說：「近來青年作文，動輒是手槍炸彈，後面再寫上幾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話下用三個希望的符號。但是果真給他一枚炸彈，恐怕全身都要顫起來了。」

平時讀胡先生的「四烈士墓沒字碑歌」何等悲壯，有多少「幹」！有多少「炸彈」！然而——然而胡先生……。好在胡先生現刻已成了道學先生，不久發點嚴肅整齊的鐵國脾氣，並帶來法國愛自由的精神，再坐一次西北利亞火車，我想一定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一九二六，十二，十五，北京

朱湘啓事

我的「新文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這刊物我一人作文自己發行牠是我的精神日記牠記的晴便是我的笑牠記的雨便是我的淚日記總該是私人性質的能讀者因牠

晨報社發

中國文詞學　三角
藝術思潮　二角
小說論　二角五分
文藝集論　九角
影戲劇本作法　三角

中國美術家底責任　許地山
煙舖門口　C. Y.
讀「盧梭論女子教育」　孫東侯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八日　星期六
五〇三號

目錄

中國美術家底責任　許地山

中國美術家底責任

許地山

美術家對於實際生活是最不負責任底。我在此地要講美術家底責任，豈不是與將孔雀來拉汽車同一樣的滑稽！但我要指出底「責任」，並非在美術家底生活以內底事情，乃是在他們底生活以內底事情。

一個木匠，在工作之先，必須明白怎樣使用他底工具，怎樣蒐集他底材料和所要製造底東西底意義，然後可以下手。美術家也是如此，他底製作必當含有方法，材料，目的，三樣要素。藝術底目的每爲美學家爭執之點，但所爭執底每每離乎事實而入于玄想。有許多人以爲美的理想底表現便是藝術底目的，這話很可以說得過去，但所謂美的理想是因空間和時間底不同而變異底。空間不同，故「藝術無國界」底話不能盡確。時間不同，故美的觀念不能固定。總而言之，即凡藝術多少總含着地方色彩和時代色彩，雖然藝術家未嘗特地注意這兩樣而於不知不覺中大大影響到他底作品上頭，是一種不可抹殺的事實。

我國藝術從廣義說，向分爲「技藝」與「手藝」二種。前者爲醫，卜，星，相，堪輿，繪畫；後者爲栽種，彫刻，泥作，木作，銀匠，金工，銅匠，漆匠乃至皮匠石匠等等手工都是。這自然是最不科學的分法，可是所謂「手藝」，都可視爲「應用藝術」，而技藝中底繪畫即是純粹藝術。

中國的純粹藝術有繪畫寫字，和些少印文的鐫刻。故「美術」這兩個字未從日本介紹進來之前，我們名美術爲金石書畫。但純粹藝術是包含歌舞等事底。故我們當以美術爲廣義的藝術，而寫術指繪畫等而言。

我國藝術，近年來雖是發達底景象，但從藝術底氣魄一方面講起來，依我底知識所及，不但不如唐五代底偉大，即宋元之盛應亦有所不如。所謂「藝術底氣魄」，就是指作品感人底能力和藝術家底表現力。這原故是因爲今日的藝術家只用力於方法上頭，而忽略了他們所住的空間和時間。這個毛病還可以說不要緊，更甚的是他們忘記我們祖宗教給他們底「筆法」。一國的藝術精神都常寓在筆法上頭，藝術家都把它忽略了。故我們今日沒有偉大的作品是不足怪底。

世間沒有一幅畫是無意義，未曾寄寫作者底思想底。留學于外國底藝術家運筆方法儘可以完全受別人的影響。但運思方法每不能自由採用外國的理想。何以故？因爲各國人，都有各自的特別心識，各自的生活理想，各自的生活問題。藝術家運用他底思想時，斷不能脫掉這三樣底限制。這三樣也就是形成「國性」和「國民性」底要點。今日的藝術思想好像漸趨一致，其原故有二：一因東西底交通頻繁，在運筆底方法上，西洋畫家受了東洋畫家底教訓不少；二因近數十年來，世界裏沒有一國真實享了康樂的幸福，人民底生活都是恐慌和不安的狀態，故無論那一國底作品，不是帶着悲哀狂喪的色調，便是含着祈求超絕能力底願望。可是從藝術家底內部生活看起來，他們所表現底「國性」或「國民性」仍然存在。如英國畫家，仍以自然美底描寫見長，盎格盧撒克遜人本是自然底崇拜者，故他們底畫派是自然的寫實的，「誠實的表現」便是他們底筆法，故英國畫仍是很平直，不喜歡爲抽象的或戲劇的描寫。拉丁民族，比較地說，是情緒的。法國畫在過去這半世紀中，人都以她底印象派爲新藝術底冠冕，現在的人雖以它爲陳腐，爲藝術史上底陳迹，但從它流衍下來底許多派別多少還含着祖風。印象派誠然是拉丁新藝術底冠冕，故其所流衍下來底諸派不外是要盡地將個人的情緒注入自然現象裏頭。反對自然主義是現代法國畫派底特彩。因爲拉丁的民族性使他們不以描寫自然爲尚，各人只依自己所了解底境地描寫，即所謂自由主義和自表主義是。此外如條頓民族底注重象徵主義，雖以近日德國畫家致力于近代主義，而其象徵的表現仍不能免。這都是因爲各國底生活問題和理想不同所致。

藝術理想底傳播比應用藝術難。我們容易樂用西洋各種的美術工藝品，而對于它底音樂跳舞和繪畫底意義還不能說真會鑑賞。要鑑賞外國的音樂比外國的繪畫難，因爲音樂和語言一樣，聽不懂就沒法子了解。繪畫比較地容易領略，因爲它是記在紙上或布上底用彷彿姿勢，用彷彿來表示情意是人類所共有，而且很一致，如「是」則點頭，「否」則搖頭，「去」則撒手，「來」則招手，等等，都是人人所能理會底，近代藝術正處在意見衝突底時代，因爲東亞底藝術理想輸入西歐，西歐底藝術方法輸入東亞，兩方完全不同的特點，彼此都看出來了。近日西洋畫家受日本畫底影響很大，但他們並不是像十餘年前我們底畫家所標題底「折衷畫派」。這一點是我們應當注意底，他們對于東洋畫底研究，在原則方面比較好奇心更大，故他們底作品在結構上或理想上雖間或採用東

悍方法，而其表現仍帶着很重的地方色彩和國性。

我國繪畫底特質就是看畫是詩的，是寄興的。在畫家底理想中每含着佛教和道家底宗教思想，和儒家底人生觀。因爲純粹的印度思想不能盡與儒家融合，故中國的佛教藝術每以印度底神秘主義爲裡而以儒家底實際的人生主義爲表。這一點，我們可以拿王摩詰，與道子和李龍眠底作品出來審度一下，就可以看出來。

「詩」是什麼呢？就是實際生活與神秘感覺底融合底表現。這融合表現于語言上時，即是詩歌詞賦；表現于繪畫上，即爲繪畫；表現在動作上，即爲舞蹈戲劇；表現于色和線上即是繪畫。所以我們叫繪畫爲「無聲詩」，我們古代的畫家感受印度思想，在作品底表面上似乎脫了神秘的色彩，而其思想所寄，總超乎現實之外。

故中國畫之理想，可以簡單地說，即是表現自然世界與理想生活底混合。在山水畫中，這樣的事實最爲顯然。畫家雖然用了某座名山，某條瀑布爲材料，而在畫片上儘可以有一峰一石從天外飛來。在畫中底人間生活也是很理想的，看他底取材多屬停車看楓，騎驢尋句，披蓑獨釣，倚琴對酌，等等不僕不忙的生活。畫家以此抒其情懷，以此寫其感樂，故雖稍微入乎理想，仍不失爲實際生活底表現。

我國底繪畫理想既屬寄興，故畫家多是詩人，畫片上可以題詩；故畫與詩只有有聲和無聲底差別。我想這一點就是我們底理想中，「畫工」和「畫家」不同的地方。我希望今日的畫家負責任去保存這一個特點。

今日的畫家號尚西洋畫風，幾乎完全拋棄我們固有的技能，是一種很可傷心的事。我不但不反對西洋畫，並且要鼓勵人了解西洋畫底理想，因爲這可以做我們底金鑑。我國繪畫底弊端，是偏重「法則」，或「家法」方面，專以仿摹陳摹爲尚，而忽略了個性表現，結果是使藝術落于傳統底圈套，不能有所長進。我想只有西洋的藝術思想可以糾正這個方家或法家思想底毛病。不過國畫的模倣西洋與完全因守家法各都走到極端，那是不成底。

我們當復興中國固有的畫風，漢畫與西洋畫都是方法上底問題，只要作品，不論是用油用水，人家一見便認出是中國人寫底都就可以了。

我覺得我國自古以來便缺乏歷史畫家。我在十幾年前，三兄敦容要到日本底時候便勸他致力於此。但後來我們都感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原因，使我們缺乏這樣重要的畫家，就是我們沒注意保存歷史的名蹟及古代的遺物，間或有之，前者不過爲供「騷人」「遊客」之流連，間或毀去重建，改其舊觀，自北京底天寧寺，而武昌底黃鶴樓，而廣州底雙門，等等，等等，改觀底改觀，毀拆底毀拆，傷心事還有比這個更甚的麼？至於古代葬器底聚集，多落于豪貴之戶，未嘗輕易示人，且所藏底範圍也極狹隘，古金，樂石，戈鏃，詹布以外，罕有及于人生日用底品物，縱然有些也是異腐雜陳，難以辨識。於此，我們要知道考古學與歷史畫底關係非常密切，考古學識不足，即不能產生歷史畫家。不注意於保存古物古跡，甚至連美術家也不能制作。我曾說我們以畫爲無聲詩，所以增加詩的情感，惟過去的陳迹爲最有力。這點又是我們所當注意底。

我們今日沒有偉大的作品，是因爲畫家底情感受損底原故。試看儲峯一倒，此後畫西湖底人底感情如何便知道了。他們絕以不揣寫哈同底別莊爲有興趣，故知古代建築底保存和修築是今日的美術家應負提倡及指導底責任，美術家當與考古家合作，然後對于歷史事物底觀念正確，然後可以免掉畫漢朝人物着宋朝衣冠底謬誤。於此我要聲明我並非提倡過去主義（經典派或古典派），因爲那與未來主義同犯了超乎時代一般的鑑賞能力之外。未來主義者以過去種種爲不善不美，不屬理想，然而，若沒有過去，所謂美善底情緒及情操亦無從發展。人間生活是連續的。所謂過去已去，現在不住，未來未到，便是指明這連續的生活一向進前，無時休息底。因無休息，故所謂「現在」不能離過去與未來而獨存。我們底生活依附在這彷不住的時間底鐵環上，也只能記住過去底歷程和觀望未來底途徑。藝術家底唯一能事，便在想御這時間底鐵環使它能彈那連續的軌道進前，故他底作品當融合歷史的事實與玄妙的想像。由前之過去印象與後之未來感想，而造成他現在的作品。前者所以寄情，後者所以寓感，一個藝術家應當寄情於過去底事實，和寓感於未來底想像，於此，有人家要說，藝術是不顧利害，藝術家只爲藝術而製作，不必求其用，處但「爲藝術而爲藝術」底話，直與商人說，「我爲經商而經商」，官吏說「我爲做官而做官」同一樣無意義，藝術家如不能使人間世與自然界融合，則他底作品必非藝術品。

但他所寄寓的不但要在時間底鐵環，並且顧及生活的軌道上頭。藝術家底技能在他能以一筆一色指出人生底謬誤或寶值之所在，藝術雖不能使人決擇其行爲底路向，但它能使人理會其行爲底當與不當却很顯然。這樣看來，歷史畫自比靜物畫偉大得多。

烟舖門口

C.Y.

星期六的下午，欽吾跚跚地在屋裏慢躊。他同赤珉搬到章公館五天了，這五天裏他感到若干的不適。第一樣是章公館的聰慧老媽全是稱他老爺，第二樣是他們底住處太接近主人——同主人對間。最初他聽了「老爺」「老爺」彷彿有些刺耳，但現在他也能勉强答應，不致紅臉了。惟獨這後一層簡直是沒解決的辦法：她下滿是地板，畧微發生一點動作就要被聲音給洩露出去；所以在白天裏，他或她下課回來一見面的接吻處，竟無形擱掉，他們只能笑理傳神。縱有時他們想互相接近，赤珉必要攜着脚跟，打扮纖腰向外看看；欽吾也不禁要把窗簾翻掀。話更不能暢說，甚至有時念書全不好意思高聲。

這一切都是以前感不到的苦痛，所以赤珉三番五次地向他說，這種牢獄生活她耐不了，不如搬回原地或是搬到章公館的東屋，但原地已經轉租給人家，房錢交了三月，而公館的東屋又被章家底親戚借住。——年月日赶的，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不過這事在欽吾看來，似乎不像赤珉那般汲汲地了不得。「少抱怨次算什麼？」「誰說那算什麼，這不能念書，而且——」她用手指床，臉兒不覺有些紅染。……他笑着說：「左右我們再住上兩月就回家了，明年再說。」——這是最期五晚上他們說的「去年的事歷今天不能看」，過了一宵便如過了一年，今天欽吾對他們這新房子增添厭意了。關閉書靜坐着坐不下去，地下踱又禁不住要有時時的聲音，教章太太聽見，怪有些不好看，再來了，我很希望一的藝術家能於我們固有的各種技藝努力。我國自古號爲衣冠文物之邦，而今我們底衣冠文物如何？

講起來傷心得很，新娘子非西式的白頭紗不蓋，大老爺非法定的大禮帽不戴；小姐非鋼琴不彈唱，非互摸不鋼蹈，學生非英法菜不吃，非「文明杖」不扶！所謂自己的衣冠文物渺然無存。藝術家又應當注意到美術工藝底發展。我們底戲劇，音樂，建築，衣服等等並不是完全壞，完全不美，完全不適用，只因一般工匠與藝術家隔絕了，他們底美感缺乏，才會走到今日底地步。故樂器底改造，衣服底更擬，等等關于日常生活底事物，我們當有相當的供獻，總而言之，國獻運動是今日中國藝術家應當勵行底，要記得沒有本國底事物，就不能表現國性；沒有美的事物，美感亦無從表現。大家努力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錄
貨幣學概論　六角
銀子經濟思想史上編　一元二角
現代物理學　六角
現代化學　一元四角
現代物理學　一元二角
現代化學　一元二角
現代物理學　一元二角
現代化學　一元二角
現代物理學　一元二角
現代化學　一元二

讀「盧梭論女子教育」

孫東侯

我讀了梁先生所著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之後，不禁使我超無限的感慨和失望！生在廿世紀思想進步的時代，和民治主義的國家，不想還有公然倒車主張男女不平等以「男女平等」爲邪說而替盧氏辨護的人。盧梭之輕視女子教育固有其當時的環境和潮流的趨勢；使他不自然而然的有他那樣的矛盾的主張，我想假是盧氏復生，於今思之，也有徐憾呵！就是現代講教育史的人或教育思想史的人無論誰講到盧氏論女子教育一章，都要說盧氏太輕視女子教育乃蔑視女子的人格，與他平素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不一致；獨梁先生說「盧氏的女子教育論，非但澈底，而且是尊重女子的人格，和前四編的尊重人類前後一貫；此實足以矯正近年來男女平等的邪說，非過天才，還克臻此？他在教育學說上所造的譯，可說只得一半……一真值得梁先生之嘉維！

梁先生既主張盧氏論女子教育與他的平素的教育的主張是一致的，爲什麼又要說「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豈不是自相矛盾？人性之不同，各如其面；個性差異，男女個性有別；只要學過心理學和生物學的人都能知道。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思想，和男女平等運動；就是尊重人類的自由和發展人們的個性，提高男女的人格；使男女均有受教育的機會，受同等的待遇，因爲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人們的思想均受古典貴族和教會之束縛，盧氏纔倡「民約論」「平等論」及「返諸自然」的教育學說；在我國女子因受了數千年遺傳下來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女子常受男子壓迫及社會上之種種虐待；提倡新教育者，纔作解放女權運動，倡男女平等種種論調，當時固遭一般遺老和頑固派之誹議；不料受了新教育的梁先生也認爲「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思想，其起源即由於不能認清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能認清男女的差別」，所以他的結論是「主張男女平等者乃蔑視女子特有之個性，實即侮辱女子的人格。」依他的邏輯，因人有差別，人格遂亦有差別，凡不承認各人所特有之個性，即爲侮辱人格；彷彿是不錯，不過主張男女平等者，並非是如梁先生所說的那樣簡單。

梁先生說「男女平等觀念，影響於近代女子教育趨勢者，至大且深。現代女子教育最顯著的趨勢，就是把女子訓練得愈像男子愈好，這眞是徒勞而無功的事。」我們看了他這一大段話，就可以知道他把「男女平等」的意思講錯了。我以爲男女平等的觀念，是對於從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及教育機會之不均等，而起的反動；並非如梁先生所說的「更要把女子訓練得像男子一般。」至於他引盧梭的話，前人已批評過，茲不贅述。梁先生所舉的例如「現代時髦的女子，可以抽雪茄煙，可以比賽足球，可以做參議員，做省長，可以做任何男子所做的事。即使女子做這些可以做好，還比男子做得好，但是她已失了她的女子的特性。換言之，她已失了她的人格。」這幾句話更令人感疑，女子抽雪茄煙，固屬不幸，但是非受新教育的影響，北方的女人無論未受教育或已受教育大多數抽雪茄煙，還有時抽大烟，且舊式家庭都免不掉的，未必也是受了男女平等的影響？可以說是女子的性質未定，受了社會惡習慣的薰染，還可以通得去；但現在女學生抽雪茄烟的並不常見。女子可以賽足球，做參議員，做省長等，這完全是女子教育的良好的結果，未必梁先生還要主張女子的美是「三寸金蓮，弱不勝衣」，纔爲眞美呵！體育無論男女的個性如何，都是要講究的，不過因生理的關係，女子不可過於激烈耳。做議員，做省長是女子應作的事，非男子的專有品，亦非男子生來就有做議員做省長的特性，女子生來就沒有此種特性；不過從前重男輕女，女子未受教育，不能發展其天才，沒有做議員和省長的機會，無形中剝脫了她的利權，這纔眞是侮辱女子的人格！現在女子教育發達，女子有相當的機會和時間，去受同樣的教育，發展她的天才，她有了學問智識才力，怎麼不可以做議員和省長，同男子一樣的來担當國家的大事呵！

梁先生引盧梭仰慕希臘女子教育來証明女子教育論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是一貫的，更爲錯誤。女子料理家務固爲分內事，但女子特性除生理上與男子不同外，其餘均大同小異，爲什麼女子必拘拘於如因犯一般關在家裏來料理家務，其餘的天才就不讓她發展，並且他還引盧氏主張女子教育應該注重女子服從心之養成及柔和的性格的話，以爲女孩處處都該受些束縛節制，所謂男孩可使他盡量的吃飽，而女孩這樣是不行的，盧氏既主張人類自然發展，女子亦人也，爲什麼不可以自然發展，處處要受點束縛節制；男子可以吃飽，女子爲什麼又不該受平等待遇，讓她喫飽？這不是盧氏的女子教育論的主張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之大相矛盾處是什麼？

更奇怪的是梁先生以爲「現代有些女子因爲受了女子教育要求經濟獨立和抱獨身主義，都是現代女子教育所造的罪孽。」現代女子受了新思潮的洗禮，有時感覺婚姻制度之不良或別種原因，而抱獨身主義，固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女子要求經濟獨立，不願爲社會和家庭之寄生虫，這正是現代女子教育注重男女平等之善果，使女子有自立的能力，不受男子支配，還是多麼可喜的現象，梁先生反說是現代女子教育造的罪孽，未知是何用意？或許是梁先生是文學家說的話，帶點藝術的性質，我看不懂，還賜教賜教！

盧梭的女子教育最不澈底的是他把女子教育的目標，看得太狹隘，他的理想的女子教育，就是養成「賢妻良母」。現代一般教育家認爲不滿意者即在此，不料梁先生反以爲有值得我們研究的價值，你看他說「誰不知道，盧梭是革命思想的前驅，是平等學說的先覺，是近代教育思想的泰斗？以盧梭而主張「賢母良妻」的教育，所以益發值得我們的研究。」這種恭維教育家的精神，我是很佩服的，不過以爲凡是名人說的話都沒有錯處，都值得研究，恐梁先生的話也有點害人吧！

我前面都是對於梁先生的原文和舉例的錯處加以質問，因爲他對於盧氏的原文未能根本明瞭，則他對於盧梭的女子教育論與其根本思想是與愛彌兒前後一貫的主張的解釋，恐怕也未見得正確。我抱惑疑的就是他先生的最末的兩句話「盧梭論女子教育，窮或與他平等的主張少有出入，從自然主義方面觀察，則是順理成章，毫無矛盾。」輕輕的淡寫幾句，就把他的一貫的解釋說清楚了。前面的幾句什麼「自然的不平等」我更弄不清楚。並沒有的的確確把盧氏前後一貫的主張的大道理說出來，我眞佩服梁先生的文學的天才？

我的結論是梁先生無論如何都不能把盧梭的女子教育論是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是一貫的，不相矛盾的。我前面已說過，他既主張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他就該讓女子有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自然發展其天才，與男子在社會受同等的待遇，爲女子處處要受點束縛呢？男子可以吃飽，女子就不行呢？請梁先生明以教我！

師大

朱湘啓事

我向「所文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這刊物我一人作文自己發行他是我的精神日記他記的晴便是我的笑他記的雨便是我的淚日記總該是私人性質的罷讀者因他

晨報社發

中國文詞學　三角
藝術思潮　二角
小說論集　二角五分
文藝論　九角
影戲劇本作法　三角

晨報副鐫

五〇三號

目錄

評藝專二次公演（上）　張嘉鐄
人散了　于賡虞
妹妹　潘振武
智力測驗與科學　歐陽閣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十日　星期一

雪峯詩）本刊不零售全年連郵費四角二分可用郵票代價訂者寄函北京清華學校與我直接接洽

彭學沛著
代售處：晨報社，北大出版部
東安市場佩文齋，勤業堂。

書目錄
法國文學史　三角五分
曾樂的文學小說史　五角
國風彙選　四角
熱風　入角
雨天的書匯

評藝專二次公演（上）

張嘉鐄

要是「一只馬蜂」能夠唆成「親愛的丈夫」來，那我們情願多有幾個養蜂人，少幾位研究婚姻制度，女性解放的社會學者。去年藝專第一次公演的「一只馬蜂」，够使得我們賞心娛目，但是今年的「親愛的丈夫」是一隻更新穎，更淵博，更果敢的劇本。因爲劇本本身優勝了，欲獲得舞台上的成功，那便就難難多了。

「親愛的丈夫」的事實，是很簡單的……其實丁西林先生的劇本的事實，都是很簡單的。他的劇本的美質，根本本不在戲劇的情境（Dramatic Situations）。在「親愛的丈夫」裏，沒有頭緒的，一個詩人任靜庵與一位名伶黃鳳卿同住在一起，住了二個月，黃鳳卿把靜庵的家治得很有條理「把他的頭髮剪短了，衣服剛新了」，因此這位詩人亦多寫了幾萬個字。但是無尾賸的，黃鳳卿有一晚忽然被步軍統領衙門傳去到汪大帥家喪唱堂會去了，彼此在二十分鐘的時間內就離別了……永久的離別了。黃鳳卿是男是女，詩人起初沒有知道，同住了二月，亦沒有顯問，歸根亦沒有聽得詳細。黃鳳卿自己亦到底沒有說出他性屬的真正，祇說了「一個純粹的女人，一個理想的女人」。恐怕一般的觀衆，對於這種杜撰的人物，始終如是一個悶葫蘆，看得頗覺不痛快。唉！其實二個富有理想，各具奇才的人，同住在一起，根本一個是男是女，是無重大關係的。

在戲情方面，丁先生的觀察，本不集中在「男假裝女」的情境上，致構成一個「謎謎的雙合」的巧計。至於在人情方面男女的不同，根本是極細微的；但是一般庸衆，反認爲極豪大的。陰與陽雖是相反的，但是人與人，個人的不同，我以爲更是非常的。這亦可見得庸衆，祇知道一樣東西的面價，不知一樣東西的實值。

在這戲裡西林先生根本沒有想構成一個大情境，亦沒有想揭示一個大題旨。他唯一的思想的背景的同伴有異性時可只沒詩人，暫表明一個，似乎在同時我們可又解釋到西林先生似乎在戲謔新式的女子教育，立意理想的同居的適心，及陳出同性相親的可能。來評衡丁先生的劇本，或鑒賞他的戲劇，我們根本就不應當去搜索「驚心動魄戲劇」的情境（Melodramatic），或者去探求一個普徧的，淵博的，根原的情緒的背景。西林先生的戲劇，最像王爾德（Wilde）的一派，精美在對語上。他們的對語，非特是文風上精緻，結構上，淳化，並且縛徐機智的寸鐵語；（Witty e Pigrams）而這些機智的寸鐵語，又都是很苦笑的，很新穎的。要是一個戲，祇有精美詼諧的對語，那當然便就苦煞了劇院的導演家。費了什麼力量，就把這種戲排演出來了，總不免使一分的觀衆「渴睡又上來了」。總言之，若是一隻戲的本身不夠多動作，動作又不夠緊湊，來提起觀衆的興趣，便就使一般的觀衆，感覺得乏味起來了。要是這種的戲，在導演上再缺少一點熱鬧重想，異想的解釋的工夫，那根本就把戲的美質，純然的淹沒了。這種表演的難難，便是這次藝專公演「親愛的丈夫」，不很成功的冗運。

歷新師詩人任靜庵，非特在服飾上，好像是一個世俗的商人，就在動作上，亦沒有一點落拓，浪漫，巢脫的性格，就有的一點的動作，亦還不夠濃厚，來表演詩人的情緒。任靜庵是一個詩人，是在寫千言萬語的文人，是與「非男非女」同居的人，是同名伶發生情感的人，不但是他的天性，他當時心智的狀態，應當表演得富有熱情，專一恍惚，就是他的極瑣細的動作，亦應當演得稍爲刻性些，情意些。

詩人或總稱的藝術家，他們的內心雖是微妙精細，但是他們的外表的動作，都是像北宛大筆畫家的筆法彩色。韓廷瓏師任太太，到還適當。這並不是說他的性屬的適當。其實黃鳳卿是一個男人，他剛巧是不多不少的合適。雖是對於男扮女裝，中國人是極有歷傳的經驗，但究屬是一件非常的事情。特地是對於出台過一次或二次的演員。對於韓君飾黃鳳卿，我們到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不過就缺乏一點敏銳鋒利的彩色。因爲黃鳳卿是一個名伶，對於喜怒哀樂的表現，他不但是天生的靈敏銳利，就爲他一生舞台上的經驗同習慣，够使得我們感覺得他是一個尖銳伶俐的人物了。周魂師原先生。原先生是一個不很須要的角色，是一個不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一個極難演的角色。他的地位，無非是爲答說詼諧的對語。要知戲中的詼諧對語，須說得使我們理會得到，而同時不感覺得他的顯而易見，這樣，詼諧才是詼諧。機智或詼諧的對語，要是說得像說教同背書，那立刻就像牧師教士的引經據典，失去他的真味。說詼諧的對語，或機智的寸鐵語，第一要有相當的停止，變化的腔調，同靈慧的臉部的表演。徐永藏師老劉，演得頗切實，頗能表演總差的個性，不過他還可以儘佐長縮，韓東張四，有節奏一點。總言之，「親愛的丈夫」，就是蕊

勵了我們的笑機，作爲這次公演的成功，那亦是西林先生的戲，若是紙悲勵台下不雖的閃笑，我們的心眼了，我覺若是西林先生自己在場，就要起一種不耐煩，不滿意的感覺了。因爲他或者反覺得他的劇本，僅是一篇的深奧話，一續的俏皮寸鐵語。

不過丁西林先生的劇本，我以爲根本不一定得搬到台上去試驗，去証明，去博衆愛，「文學戲劇」自有他本身的美質，本身存生的價值。不過像他的「壓迫」，可稱爲戲的戲了。總而言之，西林先生的戲劇，不論是文學派，劇院派，他的字句的機智，結構的精致，情境的伶俐，都是使我們十分的組稱的。所以我們自他第一個，劇本出世以後，我們常常在盼望讀幾個多幕的劇本。譬如「親愛的丈夫」，在獨幕的篇幅裏，根本沒有用武的地方，要是是了一個三幕或五幕劇，那便就是一個絕貶的創作了。因爲這戲不像「一只馬蜂」同「壓迫」。這後二個戲的事實，情境，意義，究屬簡畧都了。歸根我們盼望，在這個壓迫布滿的北京，西林先生能夠再添增給我們幾個「壓迫」，添增幾個冗長，沈重，雜堪的「壓迫」。

（上篇完）

人散了

于庠晚

人散了，在蒼茫的夜半，我低首默泣於殘月下，守着我不能動轉的疲憊之靈魂。此時業已沒有鐘聲，人語，我的心在顫慄着，苦吟着，麻醉於醇酒之中，哀感着這放女似的強笑賣情的命運！因而——

「我立誓要踏破所有的友誼！」

這是毒藥，也是良劑，在此死寂之夜我將此苦汁和着冷酒生生的飲下，從過去的深谷中，我失望了，痛哭着夢影間殘餘的哀感之尸體。如今，呵，如今，我慘笑着，歌哭着，足踏着曾經被我鄙棄的上帝，用深心的利刃鏗刺着生存於恐怖的希莫，撕破了殘愛之假像！月，在作慘的寒光中，宇宙一切的美麗，光彩，好意都已消去，只能看見心愛的花草慢慢萎去，枯黃的葉兒飄飛。無語的雲天，無語的大地，無語的荒院中——

「逝了，生命途中靈閃的燦光！」

黑暗能，死寂能，這正是萬情死滅的地域，我像深沈於無邊的寂寞之大海，疲憊的靈魂正需要無限長時間的休息。天知道，我像一匹蒙塵間劍痛的駱駝，身邊莫有枯草，莫有滴水，因而也沒了天真的微笑，悅人的巧語——是，記憶中的山涯死了，春光逝了，情愛僵了，這病苟的身軀竟成了靈魂轉的地獄，吁——

「這擔寫有一天也會成生命中的奇績」

說，我的眞心之情意已隨着寒風飄落了，深葬於萬古不化的奇峯的白雪，深葬於十字街頭的污泥，我的眞心之情意已隨着寒風飄落了。以後，更無微笑，歡聲的以後，我希冀着從白雪中，污泥裡——生命之荒塚，聽到些慘慟的聲悲，寫成一首歌曲，遺留在此無涯岸，無光明，無花草的天宇裡。日出能，日落能，在我這黯慘之地獄，將斷絕了一切的蹤跡，除我自己，我打開酒瓶——

「在寂寞中品味着生命之麻醉！」

人散了，在蒼茫的夜半，我低首默泣於殘月下，守着我不能動轉的疲憊之靈魂。此時業已沒有鐘聲，人語，我的心在顫慄着，苦吟着，麻醉於醇酒之中，哀感着這放女似的強笑賣情的命運？因而——

「我立誓要踏破所有的友誼！」

十五年十二月十八夜北京

妹妹

潘振武

在陽春二月的溫和中，妹妹，就別了他的丈夫安靜地死去了。

○　○　○

他的丈夫佩衡，現在彷彿失了神似的，竟夫不住地哭泣，因爲他們是深深的相愛着的。尤其是在這種凄涼的情形之下，他的困苦的日子，如偶的孤獨，生活的艱難，兒女的牽連等等，只要他一顧盡到了，便恨不得一口氣跑到她的墳前，抓出了一個大窟窿，和她拼死去的。但是，事情是枉然呢！他的悲苦，仍舊不能減輕一些；反而聽到兒女們號泣的聲音，這樣，雖經他用着一種又道的威嚴壓束得十分殘暴，還是不能止息他們：眞是給他氣憤極了。心頭裏便冒出一大火來，惡狠狠的對着他們的面前撲去，他們吃得一驚，越發大哭大哭了。他于是放鬆了手，神氣十分頹喪，只是吁吁無低着沉重的頭，不由得淚流滿面，一樣地嗚咽的淹泣了。

「嗳！該是我的氣運不好吧！只是鵝天的病，死神便給她拉我的眉睫中奪去了！她生着一個長大的耳朵，彎形的眉毛，又是一個天生的慈愛心地：她的敬人親念，比什麼的嗜好都强。照善書上說，和和命者的口白，她就是有一個長命富貴的福星照耀她的。但是，現在呵，她是要着長耳朵的，已經安睡的躺在土坑裡了——她是安靜嗎？不然，她一定在咀咒着我的命硬刻薄了她的。那是眞的，絕對的眞，確實的眞，她的死，完全是她在陰司的獄廳坦白地承認過担負我的罪惡的債而替代的致死了啊！她的心一定是不安靜的，因爲她的事業許多都還沒有做完呢！

「其實，留我生活着又有何用呢！呀！我的心碎了！我的鳴咽了！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彷彿都加到着我的頭上來了！兒子們都是不能厭棄父親的，他們肚餓，哭得要飯吃，倘若我餓死，他們哭得要被打。像他們這樣小小的年紀，性根上的罪惡，都已經固結得十分充滿。不然。爲什麼着担之後，就能寂靜地相安的睡着了呢！

「女兒終是比後子們可愛，比任何可愛的小孩都要有趣，這是一般普通做父親的心理所認爲事實的。唉——我的家庭的樂幕，從此終結了！兒子們一個一個都已經長大到七八歲，一副板齒的面孔，粗面的討厭的怪模樣，終生使我發怒。如果一經我的怒火燒到手心，又該他們吃點虧，討幾個熱刺刺地耳光的時辰到了。

只有剛離開襁褓的女兒梅英，似乎還覺得一點可愛，這也許是她是天的笑着的緣故使我歡心吧！她彷彿不知道似的，母親是死了！只是愛笑着，嘉嘉地沿了桌邊移動。我聽該明顯地記着的，妻死去的那天，眼圈裡的死光翻翻落落的假閉還開，看去的樣兒，總是她有些事勞着合不攏眼睛去吧！但是死神已經促住她了！在臨末的幾分的時間內，她示意着待我承認了當心留意的給小女看管的話，她才安心的斷氣去的！啊！我的寵愛梅英，這完全是我的一種責任所在，況且我敢發誓，總要事情一想到困難起來，我只要緊緊的抱着她了，就彷彿能夠解慰了我許多的愁煩似的。呵呵，我的驢寶！我的心肝肉！」

佩衡嘮嘮語似的，腦筋一半兒瘋狂，逐漸的麻木了。他黃蠟一般的面孔，后頭微弄，已經顯得十分愁相的，現在看去，格外深刻地給人憐憫了啊！

迷人的春風，一陣一陣地往田野間橫過，山杜鵑也斑點的染上血痕了。遠處的黃鶯坐在枝上不住的亂啼，這聲音雜在杜松和扁柏之間，又愁悲，又清悅的，都有一種訴苦的情調。他就猛的想起，如何他伏在她的墳前哭泣，四野的空氣寂靜的，總聽不到她的一言半句的回答來，他

晨報社發
憲法論叢　一元
歐戰後各國新憲法　一元
外國匯兌　一元
會計學　一元
商業簿記　一元
銀行簿記　一元
俄文折疊法　一元五角
英文文法精義　一元
內戰發動機　一元二角
白話公函　六角
英文會話　一元
英文作法　一元
英文文法精義　一元
國語公函　六角五分
國語話十月　七角
國語　五角
國語　一元
國語　三角
國語　三角
修辭學講義上　六角
修辭學講義下　八角
中國史　二元五角
中國史　一元
中國史　三角
國文　九角

于是失望地便放聲大哭了，淚珠滴在磚土上，心頭發開一般怪難當的，他把手揩一揩眼角，靜了一靜，對頭抬起眼睛看過去，正是一隻黃鶯向着他叫，這是如何使他淒涼的景緻啊！草原一望青蔥，時時沁入幽香來；這沉靜的春風，淫濕的春野，他想他的春光已經打得落花流水般的，委實對于生活的意義也感不到什麼了，他眞如何的創痛啊！

○　○　○

民國四年七月十八日那一天，全村的人們轟動一時，很紅很紅的，裝着五彩輝煌的隆昌字號的南貨店，舉行開張的典禮了。佩衡正坐着高高的櫃台上，滿臉的春光，雙頰表現出無限的笑意，身上穿的紡綢短褂，照在炯炯的玻璃櫥中，和有些美麗的發光的洋貨，一樣地煊染着。人們的眼光，只是對了奇異的貨物，不住的張呆和贊賞和驚嘆，什麼胡綢，紡綢，經緞，布疋，呢絨，正牌洋貨，一體俱全，眞是天下稀罕物品都應有盡有了呵！尤其是小孩們和婦女們，到那邊都住脚了，出神似的，兩隻手不住的在袋裏摸索，看看這樣，又看看那樣，那般東西，眞是多可愛呀，雙眼就像竊賊樣，睜睨的活動一般給他們迷花了！

他的光榮的日子，正如春陽散漫了大地一樣，值得人們誇張和頌揚的。

妹妹就在這個好時辰和他結婚了。她是K縣經姓的一個金屋巨嬌的閨女，舉止十分嫻雅，乳白的臉孔，皎美的眼睛，看去便正容易引動人的，那百美般的風情，撒嬌般的委媚。語又是音樂一樣，柔軟的，輕越的，聽得來簡直眞莫明其妙的鄉下人，總以爲是她輕輕地在唱曲呢！

佩衡的性質是極躁暴的，而且又正血氣方剛的時候，雙眉聳聳的，兩眼炯炯的，牛一般的容易吼怒，這眞是他多麼强權的好鬥的心理的外現呵！而且又帶有點祖上傳遺下來的產業，豐衣足食的，白天老是閒着，不做一點事情。有時同別人賭氣了，他忿怒地冒火歸家，氣息嘔急的喘過不來的樣子，兇狠的目光，銳利一般的發紅。若要使他一不當心，如像奇怪的對他瞪眼，心底不住的暗自打量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那事情可不得了，他便動手發着咆哮的聲音，怒火逼燒他的週身，瘋狂的好像雄猛的獅子一樣；眼前的事物和器皿之類，引起他的觸目，便一齊打摔得精光了。等到他的怒氣一平，在日常的當兒，總要人們的視線一接觸他的容貌，彷彿總覺得有一種深刻的凶狠的威逼存乎其間似的。于是鄉下人大都說到他的名字的時候，便知道他是頂活活的了。

他偶然想到開店，做買賣，是沒有那些跟着經濟的眼鏡，坐在櫃台上的經理先生們一樣的細心，想着生意的興隆，發財的願望，他土過是熱鬧地當做這是一件正當的玩意兒吧！同時他覺到他有特別的技術，他是最能迎合婦女們的心理的。

排着許多五光斑爛的貨品，各色輝煌的綢布，眞是年歲好看的，美麗的，誰個婦人，看到不動眼呵！

寒冬的嚴威面孔，已漸漸在荒野中出現了。店內的生意眞是旺盛，因爲各樣的貨物，都出別處賣出的來得公道，于是爭遠近的主顧，和蜂一般的擁集着。其中也有些八來有稀奇和熱鬧的，那些，都是愚蠢鄉下人，一點不懂事的，反映着他的眼中，這是多麼討厭的呵！這時候，他的怕老張的新開，也就逼傳了出去。人們只是裝着奇異的樣子，懷疑的眼光，不住地在他的臉上打過去，彷彿使他們忍不住的可笑起來，爲什麼怎强幹的男子漢像他一樣的，到會在一個和尊的女人面前降服了？妹妹的漂亮，固然是他看中意的；爲什麼柔情一般像她慈靜的樣兒到會改變了他燥暴的氣質呢？這種事情，是無須得他在當衆的面前的解釋和辨白的。

經過這樣的暗嘴以後，關于他的怕老婆的有趣的新聞，時常聽到人們的嘴裡諷嘲似的說着：「妹妹眞好像一座在天上的星宿裡的仙女們的，在那兒，佩衡曾經當狗，馴良一般忠誠的陪伴着她。」

「一怕」與「愛」，不過是人們的心中，感情和情緒分工起來的一種表象，「怕」的本身，正是「愛」的本身嗎？」

他千廻百轉的思慮着，忽然他憶起一件事來了。

一個淡淡的月光底下的春宵之夜，大地都是安靜的睡着了。因爲甜蜜的談話，拒絕了睡魔的侵掠，她安柔的貼在我的懷中，她的柔眼溶在皎潔的月姊面前，反照得眞是何等的嬌媚呵！她含情的向我吻了一吻，輕輕的和我說：

「你愛我，你應當怕我呢！」

○　○　○

（未完）

智力測驗與科舉

歐陽蘭

——再質張耀翔先生——

前回聽了張先生講演的「人材產生地」，引起了我的懷疑，結果，我作寫了一篇文章，在本刊請教；這次讀了張先生爲答覆我而作的「論科舉爲智力測驗」，依然免不了使我懷疑，結果，我也只好抽點功夫出來，寫成這篇文章，作我第二次的請教。

張先生說：科舉是智力測驗，因爲科舉並不是背誦一首詩，或調查一篇文，或模仿一張畫，科舉是吟一首詩，做一篇文，或別出心裁，將以前在各地方各時期所受的零星印象學習，或訓練，不管性質相同，不相同，選擇適當的集合起來，加以新的組織，使他成爲有系統有意思的東西，做這件事的能力叫做智慧，這個測驗就是智力測驗，科舉就是這樣的測驗，所以科舉是智力測驗。

張先生又說：除了測驗人的種種反射運動或簡單本能外，幾乎沒有一個智力測驗不用文字，不依靠多少學習過程，而能解答。所以智慧測驗，雖是測驗智慧的，但智慧是抽象的東西，智慧如電一般，看不見，摸不着，所能看見只是一些由智慧演出來的行爲，所謂智力測驗，就是測驗這種由智慧演出來的行爲如作文賦詩之類是。科舉就是這樣的測驗，所以科舉是智力測驗。

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對于張先生這層意思，當然不能否認，因爲在廣義的智力測驗裏，的確有這種現象發現。不過我所懷疑的，是科舉之爲智力測驗，與眞正的智力測驗是否完全相合？又，科舉人物之爲人材，與眞正的人材是否相同？

我們現在可以根據張先生對于智慧所下的定義而逐所討論之如下：

張先生所規定的智慧的定義是：

「處同一樣境遇，能與一般人競爭，此種競爭能力，謂之智慧。

「處同一樣境遇，競爭而常能勝一般人，此種特別能力，謂之聰明。勝人愈多者，其聰明則愈大；或聰明愈大者，勝人則愈多。敵人之聰明大小，可以所勝之人數多寡計算之。

「處同一樣境遇，能與一般人競爭，此種競爭能力，謂之智慧。落人愈後則愈蠢；或愈蠢則落人愈後。敵人之愚蠢地位，可以被勝之人數多寡計算之。」

如果我們承認張先生這個定義是對的，那末，我們同時對于科舉之爲智力測驗，在條件上就發生了衝突。第一，在張先生的定義裡，所謂「處同一樣境遇」，這個「境遇」，是否指遠傳年齡資富及其他個人的情境而言，如果不是，那末，張先生所說的境遇究竟是什麼？如果境遇的解釋，誠如我之推測，那末，我們又要問：所謂「處同一樣境遇」，這個「同一」，是否指大家一樣，彼此相同而言，如果不是，則「同一」究作何解，如果是，那末，張先生的主張，又不知不覺地發生了矛盾，因爲張先生在下智慧的定義時

明明說過，而且重複的說三的說過，什麼一處再一樣境遇，競爭而常常勝勝一般人，此種特別能力，謂之聰明。」又說：「處同一樣境遇，競爭而每落人後，此種現象，謂之愚蠢。」但是，張先生同時又說：「測貧富年齡不同的人，不能一齊測驗，尤形困難。」張先生一面高唱「處同一樣境遇」，一面又說貧富年齡不同的人可以一齊測驗，這難道不是又有矛，又有盾，前後互相矛盾嗎？貧富年齡既不相同，則各個人的境遇亦自有差異，環遇既有差異，則測驗時必多困難，而測驗的結果，亦一定不會公平。譬如我們測驗一百個兒童，其中有十個是十六歲的，五十個是二十歲的，我們將這一百年齡不同的兒童，放在一塊兒測驗，假如測驗的結果，有二十個兒童得了一百分，有三十個兒童不及格，在這二十個得一百分的兒童中，又有十九個是二十歲的，只有一個是十六歲的，在那三十個不及格的兒童中，又有二十九個是十六歲的一個是二十歲的。處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們對于那一個得一百分的十六歲的兒童，因爲他能夠與二十歲的兒童一同競爭，而且居然能得優勝，這個兒童，我們一定說他是天才，同時那十九個二十歲的兒童，雖然成績亦同樣的得了一百分，但比較起來，已經不算希奇了。同樣的道理，在那三十個不及格的兒童中，我們對于那一個不及格的二十歲的兒童，一定說是是愚蠢，同時那二十九個不及格的兒童，雖然成績亦同樣的不好，但比較起來，亦已經不算很愚蠢了，由此看來，年齡之同不同，對于他的成績之評判，其關係乃有如此之巨，張先生竟說他與測驗無關，寧非奇事？即如張先生在他所舉的「識字測驗」一例中，亦有一段云：「規定八歲兒童當認三千六百字，十歲五千四百字，普通成人一萬一千七百字，優級成人一萬三千五百字。」這個規定，難道你亦不承認他是年齡的規定嗎？我們測驗兒童識字的能力時，如果不注意他們的年齡，換言之，我們測驗時，如果把八歲十歲乃至成人放在一塊兒測驗，給他們一樣的題目——識字，結果，成人認識的字，一定比八歲的兒童認識更多，我們難道可以由此斷定八歲的兒童，其聰明一定不如成人嗎？若是如此，那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科舉的情形，就是這樣，老的少的一齊考，題目亦是一樣，所以結果，多念幾年書的老先生往往占優勝，然而，假如你進而考查他們的年齡，則不公平的現像，立刻發見，可見年齡之于智力測驗，其關係乃有如此其巨，測驗時如不分別清楚，其結果終歸失敗，張先生認年齡不同的人可以一齊測驗，雖怪他的統計錯誤到底！

平千遺傳之有關于測驗亦很明顯。我們知道，遺傳好的兒童，其智力一定比遺傳壞的兒童來得完備。譬如這裏有一百個兒童，其中有五十個是遺傳好的，五十個是遺傳壞的，遺傳好的兒童，耳目口鼻四肢五官乃至心理狀態樣樣都好，樣樣都沒有毛病，遺傳壞的兒童，有的耳膜不靈便，有的心理狀態有了毛病，我們如果把這些差異，完全置之不理，那末，我們測驗時，其結果一定非常不公平，遺傳好的兒童，因爲他感官上心理上樣樣都好，其成績一定勝于感官不全心理有病的遺傳壞的兒童，這是自然的趨勢，當然的結果，正如明目人與盲目人同考「視覺」一樣，明目人勝，盲目人負，乃是意料中的事，如果我們即因而証明明目人是聰明，盲目人是愚蠢，那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實際上考察起來，恐怕盲目人的聰明，有時竟會超過于明目人呢！若說遺傳與測驗無關同樣的不能成立。

此外貧富之于測驗，其關係亦很大。譬如這裏有兩個兒童，他們的遺傳是一樣的，年齡也是一樣的，聰明智慧樣樣都是相等，他們所不同的，只有富之差異，換言之，就是，一個有錢，一個無錢，有錢的兒童，年年念書，無錢的兒童，年年牧牛，我們如果將他們滿叫來測驗，假如我們測驗的題目是要他們做一首詩，那末，結果，有錢的兒童，一定及格，無錢的兒童一定落第。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難道可以不顧一切的毅然決然的評判說：這個有錢的兒童是聰明，無錢的兒童是愚蠢嗎？是的，人的聰明，要讀書，識字，練習作文，記算，才算啓發，正如刀要石頭磨才快一樣。但是，同一樣秉賦的人，一個是有錢，同時他就有啓發機會，一個是無錢，同時他就沒有啓發的機會，我們難道可以根據他們後天的偶然的成敗——如張先生前次講演是所反對的，——而斷定他們先天的原有的聰明智慧的差異嗎？我們要知道，境遇可以製造人材，同時境遇也可以埋沒人材！我們決定人材，如果不考察他們的境遇如何，只注意他們後天獲得的智慧，結果，因爲各人的境遇不同，成績亦自有差異，然而，你却不應因而斷定其聰明智慧之孰高孰低呀！張先生如果承認我的話，那末，科舉之爲智力測驗，在某種情境之下，縱然有幾分相像，然而，科舉之爲智力測驗，因爲他和張先生所下所的定義不相符合，換言之，即科舉的測驗，沒有注意到「同一樣境遇」五字，所以其結果，與真正的智慧測驗，自然相去很遠，而科舉中選的人物，與我們理想中的人材，亦自然不能相應了。我們這裏可以舉例証明之：譬如中選的二十個狀元中，其中有一個是五十歲的，有一個是三十歲的，他們倆同是狀元，後天的智慧的象徵（用張先生的名詞），亦同是一樣，處在這種情境之下，假如我們要進而把這兩位天才比較一下，我們一定立刻可以得到答覆，就是：在這二位天才中，那一位三十歲中狀元的，一定比那一位五十歲中狀元的聰明，這在他們求學的時間之久暫上可以看出來，這大概是衆口一辭的，如果你的意識不是變遷，我相信你也決不會否認。然而，張先生却把他們同樣的看待了，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又如一個人五十歲才中狀元，一個人二十歲就中了探花，照先生的標準，一定說，那一位中狀元的一定比那一位中探花的來得聰明，其實呢？年年論上及學習過程上比較起來，那位十歲中探花的人，其聰明智慧一定比那一位五十歲中狀元的人高得多，這亦是衆口一辭的。然而，張先生竟把他們歸到過來下了評判，這還有什麼可說呢？

由此可知科舉之爲智力測驗，在某種狀況之下，縱然有幾分相像，但科舉人物之爲人材，則必不可信！我的理由是：科舉測驗，與真正的智力測驗，條件上有了衝突，即前者必須注意「同一樣境遇」，而後者則必須注意「同一樣境遇」。至于閭巷人之個重主觀，評判人之不會公平，乃是任何一種測驗公有的缺點，我們自然不能單獨拿來攻擊科舉。

聰明人亦有落第的。我說這句話，目的是在証明及第的不一定是是聰明人。張先生認狀元榜眼探花爲最高智慧者，同時並承認他們是「神童」是「才子」，張先生這種肯定的語氣，似乎完全失掉了科學家應有的真精神。張先生所說的成績，究竟在那裏？做幾篇文章，做幾首詩，做兩篇策，做兩篇賦，這些難道就是成績嗎？做大官，做宰相，封侯，封爵，難道這也是成績嗎？所謂「神童」固不必定要知道過去未來，所謂「才子」亦是不必定要風流，但是，如果五六十歲才考中狀元其智慧如何亦自可想見，我們如果也認他爲「神童」，那麼，這種「神」，這種「童」，亦未免太容易了吧？當然，我自己固然不敢說個個狀元榜眼探花都不是聰明人，然而，張先生自己，恐怕也未必敢說個個狀元榜眼探花都是聰明人吧？

朱湘啓事

我的「爲文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這刊物我一人作文自己發行他是我的精神日記他記的晴便是我的笑他記的雨便是我的淚日記總該是私人性質的無讀者因他

晨報社發行
中國文詞學 三角
藝術思潮 二角
小說論 二角五分
文學概論 九角
影戲劇本作法 三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